

【网络文学专题】

新媒体与作家的人生经验

刘 巍

(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42)

摘 要:作家的人生经验可以分为亲历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获得性的间性经验、想象性的虚构经验几个领域。新媒体技术的图-文-声融合、媒介信息的迅即多维度辐射、写作方式的开放动态等特征改组和分化了作家原有的经验模式——新媒体成为了作家日常经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微缩了作家的间性经验,作家从经验的“把关人”变成了“共享者”;具象了作家的虚构经验,从而钝化了作家的想象能力。

关键词:新媒体;日常经验;间性经验;虚构经验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章编号:**1673-5420(2019)01-0043-08

人生经验,是人作为主体在与世界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的感性与理性认识。作家的人生经验比普通人更为细腻、更为精当、更为敏感,并且作家能够将其用文字的形式进行表达,这表达本身又凝聚了情感、智慧与领悟。一般来说,作家的人生经验可以划为以下几个领域——亲历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获得性的间性经验、想象性的虚构经验,这些经验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了作家写作的素材,转化为作家笔下的文字,深刻影响作家写作的题材领域、风格气质、美学风格。亲历性的日常经验是作家从少年到成人、从晨起到黄昏的点点滴滴,琐碎杂乱却充满了生命的质感;获得性的间性经验既包括作家由书本阅读、学校教育等习得的文化内容,也包括道听途说的轶文趣事、民间传说,这些经验是作家创作的积淀,扩充了作家的写作视野;想象性的虚构经验亦是人生经验的一部分,作家的想象要比普通人略高一筹,作家和作家间存在着迥异的想象世界、拥有不同水平的想象能力。那么新媒体是怎样作用于作家的人生经验的呢?新媒

收稿日期:2018-10-25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刘 巍,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当代文艺思潮与批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与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研究”(16BZW030)

体最主要的特征是数字化和移动化——大数据将我们所有的经验以数字的方式呈现,移动终端又无时无刻不传输着这些“经验”。新媒体于是成为作家日常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间性经验的重要来源,也是作家虚构经验的技术操练工具(比如三维立体动画等)。新媒体盛行以来,文学创作日益多元,媒介技术的视频、音频、图像、文字融合,媒介信息的迅即多维度多层次辐射,写作方式的开放动态等特征改组和分化了作家原有的经验模式,使其实践的话语秩序因遭遇新媒体的冲击而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新媒体是作家日常经验的一部分

新媒体成为作家人生经验的组成部分对作家、对文学意味着这样的改变——作家的日常生活经验由物质的实存演变为电子的虚拟。这是一段引自小说中的话,“我重新找了新地方租屋子,换了手机号码,换了床,换了家具,当然也换了心。此心是陌生的,疲倦、冷漠、讥讽,其变化是缓慢的,像在网速极慢的情况下载一个大软件,正版的软件,下载完毕,它就占满自己了”^[1]。作品中的比喻(网速、下载)已经完全是新媒体时代的话语,时间退回去30年,这样的名词、动词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们曾经以某一作家代言某一地域,比如老舍的北京城、萧红的呼兰河、沈从文的边地;曾经以某一题材命名某位作家,比如石油诗人李季、战士诗人郭小川、知青作家梁晓声;作家曾经以某种书写方式记录一段历史,比如巴尔扎克之于十九世纪的法国、肖洛霍夫之于哥萨克、海明威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经验都是作家独有的,无法复制的,是一段历史的真实呈现。可是新媒体无所不能,它使作家的专属经验成为普遍的存在,日常生活经验不一定是作家亲历的,也可以是通过电子仿像获得的。媒体图像在技术处理之后或许比真实的物质存在更美丽、更炫彩,就好比“美图秀秀”等软件中使用的滤镜。“图像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塑造我们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图像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只要对电视或广告图像对当代人生活的影响稍作考察便不难发现,图像今天比过去有着更加强大的影响力。”^[2]作家不一定去过撒哈拉沙漠,但他可以从网上看到撒哈拉的风景片;作家不一定去过南极,但他可以从“百度”中获得“经验”;作家也不一定会做红烧肉,但他完全可以将网友的烹饪过程写到他的小说中……写作“在作家的有意识的创造行为中获得其存在的源泉,同时在写作时记下的文本中或通过其他可能的物理性的复制手段获得其物理基础”^{[3]14},而这物理基础在新媒体的作用下被架空,成为水月镜花。这种转变从作家以文字对实存的模仿变成了文字对模仿的模仿,在现实和文学之间蒙上了

两层纱,成为影子的影子。

如果作家以往是深入实际体验生活,就像柳青在皇甫村实实在在地生活了14年,就像路遥去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下井劳动,那么现在则完全可以通过新媒体的网络搜寻来完成。作家劳马在其小说《走遍世界》的题记中说,“有一种旅游叫足不出户”,正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新媒体同样模糊了作家对以往生活经验的记忆。我们在微信朋友圈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文章:《70年代出生人的集体记忆》《60年代做过的游戏》等,这些文章有文字解说,有图片展示,甚至还有当年的经典音乐。往事历历在目,留存于脑海中的记忆则变得不那么真实。尽管二手或者不知是几手的资料也有图有真相,并且有发帖人的感悟在其中,但一手的和转手的“经验”则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新媒体的文本或超文本会因为主体选择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情形,有人去内蒙古会展现它的草原,有人会展现它的沙漠,也有人会展现它的绿洲……新媒体资源就好像一张巨大无比的网,会将各种信息一览无遗地囊括进来。虽然作家的经验较过往增长巨大,但也带来了 many 负面影响——片断的、感性的、即时的经验让人疲于应对,作家作为某一专业领域的人,其实并不需要知道得更多,而是应该知道得更好。其次,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它给我们提供了限定的空间,像是从窗子里面去看外面的风景,不仅限制了观者的视域,而且也切割了真实的物质世界,即所谓视野影响格局。再有,就是我们所说的物我相融的境界了。法国雕塑艺术家奥古斯特·罗丹这样说:“艺术,就是所谓静观、默察;是深入自然,渗透自然,与之同化的心灵的愉快;是智慧的喜悦,在良知照耀下看清世界,而又重视这个世界的智慧和喜悦。艺术,是人类最崇高的使命,因为艺术是要锻炼人自己了解世界并使别人了解世界。”^{[4]18}物我相融的过程,经验会被选择、过滤、显影、剖光,会自然而然地带有作家的主观印记,如果缺少了主体与自然“同化”的交融,怎么能说是“作家”的经验呢?

二、新媒体缩微了作家的间性经验

新媒体海纳百川的信息资源促成了“共享”模式的开发及推广,导致经验为人所共知。哈贝马斯这样解释经验,它的“表象领域是内在的、固有的,它属于我们所有人,并领先于所表现的世界”^{[5]13},作家不过是将所有人的“内在表象”坐实在笔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是文化知识的占有者和表达者,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庙堂之上的权威和圣者,掌握着启迪灵性、开启民智的权力。在传媒并不发达的时代,作家获得的经验和大众获得的经验之间有时间差,即经验先掌握在作家的手中,再传递给大众,作家是读者获取经验的重要“把关人”之一。作家的价值伦理、情感判断、人生领悟都或隐或显地融注在

作品之中,经由文字、形象、意境的升发到达读者。读者阅读作品大多是从接受作家的经验开始的,读者在《圣经》《创世纪》《失乐园》中获得了关于人类童年的经验,从《约翰·克里斯多夫》《简爱》中获得了关于成长的经验,从《简爱》《呼啸山庄》中获得了关于爱情的经验,甚至从《战争与和平》《红楼梦》中获得了关于死亡的经验。“书中自有黄金屋”,作家的经验经由作品转化为阅读者的经验,文学经验已然是读者的安身立命的资源之一。

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获取经验的方式。它提供的经验既可以是权威的典律、规则与规章,也可以是个体的日常经验(比如百度百科);既可以是实际的人生经历,也可以是虚拟的游戏想象。新媒体提供的经验远非“敬惜字纸”时代作为知识阶层的作家的专属。也就是说,它提供的间接经验既是对作家开放的,也是对其他人开放的。新媒体使文学接受由过去的“一对多”式变成了“多对多”式,经验由原来的信源—作家—受众的单向链条交流变成了信源—作家/受众的散点多方向交流。作家与读者的信息来源是同时间、同渠道的,信息传播的立体、高效消弭了作家在经验面前的优势。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其《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曾说:“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数字化生存所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及每时每刻都与电脑为伍……数字化生活,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后信息时代。”^[6]³这样的生存使作家和读者获得信息的时间差、空间差消失,作家的获取经验的优势不在了,于是他们遇到了如何对待间性经验,以及如何书写经验世界的问题。

新媒体提供的花边新闻、生活百科、手机段子等成为作家间性经验的主要来源,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文学跌落为猎奇的复写。作家写作贴近生活、反映现实本是文学的本质要求之一,生活毕竟是文学的源头,从新闻素材中获得灵感也并无不妥。托尔斯泰写《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写《红与黑》、张爱玲写《色·戒》、王安忆写《长恨歌》……都是由新闻素材诱发的写作灵感。但是“近些年来,新媒体的高度发达使文学与传播媒介的‘交集’日趋频繁,不少作家有意识地在文学叙事中‘采热点’,将社会新闻拿来与小说叙事元素快速、直接地黏合,力求在‘新’字上做文章”^[7]。作家之所以与其他人不同,是因为他们有着更加敏锐的眼睛,他们可以在最平凡最普通的人生经验中读出人类普遍的爱与痛。无数人生长在呼兰城,只有萧红为它做了传,写出了它的寒冷、荒凉、麻木、愚昧的同时,也写出了它的欢娱和情义;无数人在求学过程中都有个叫“陈金芳”的同学,只有石一枫写出了时代大潮裹挟下女性在城与乡、贫与富、物质与精神等对立元素中的搏斗、抗争与无奈;无数人在生活中都是贤妻良母,只有冰心奉行“爱的哲学”,以母爱、童心、自然躬行自己的人生原则。作家必须有对经验超然的能力,否则便

无法实现对人生的致敬。从反向的角度说,作家如果患上“新闻依赖症”,一遇素材瓶颈便向门户网站求援,一有新闻轶闻便迅速将其写进小说则未免不妥。贾平凹的《带灯》写乡镇“维稳办”在工作中遇到的麻烦——拆迁、征地、群众上访;余华的《第七天》写政府强拆、洗脚妹杀人、底层卖肾等,均有新闻事件的影子。新闻讲究的是时效性和特异性,求新求异却无法摆脱其非典型性。文学则不然,它要经得起历史的说长道短,它不仅记录生活的真实,更要超越日常而到达本质的真实。就如张爱玲所说的,“读报纸的文字,是要在两行之间另外读出一行来的”^{[8]292},如果作家不能在新闻中“另外读出一行”,不能将这些间性经验很好地运用到小说中,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的区别在哪里呢?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虽然是有感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但是他提出了“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的命题,也正因此震撼了几代人的心灵。柳青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来源于王家斌的人物事迹,但从语言能力和小说技巧方面看,《创业史》蕴藏着无尽的财富,作家刀刻般的笔力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价值。没有柳青,陕西文学就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毕竟,间性经验是要经由创作主体的消化、吸收而成为艺术能量的。就如作家王安忆回忆的,“在我最初的写作里面,经验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我觉得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很贪婪的,似乎是张开了所有的感官,每一个毛孔都在不断地吸收经验,像海绵吸水一样,把自己注得非常饱满。这个时候写作就是把吸入的东西慢慢地释放出来,让它流淌出来。我最初的写作说宣泄也罢、描写也罢,其实就是在释放自己的经验”^[9]。间性经验累积是写作的真实性基础,王安忆去妇联体验生活,严歌苓写《陆犯焉识》穿越西北荒原,迟子建写《额尔古纳河右岸》耗资巨大进行调研……就如和面,需要面粉、酵母、水,还有人的功力韧劲,才能浑然一体。艺术本应是现实人生经验的提纯、超越与升华,不论它“在多大程度上被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趣味和行为标准以及经验的范畴所决定,所塑造,所命令,它总是比现实的美化、升华、创造性和合法性等具有更多的不同东西”^{[10]294}。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应是一份不言自明的人生寓言,读过之后要有回味、有收获,而不是让读者看了就知道这个段子的原型是谁,发生在哪一年。如果不能让读者发出对彼岸世界的关怀与畅想,作家写作的独特性何在?文学的魅力何在?

三、新媒体具象了作家的虚构经验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这样强调想象力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小说是这样一个场所,想象力在其中可以像在梦中一样迸发,小说可以摆脱看上去无法逃脱的真

实性的枷锁”^{[11]21}。亚里士多德曾强调,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想象“或然律”下可能发生的事,他既要求作家具有叙事功底,也要求作家具备想象才能。“实际上,正是在处理那些最普通的对象和最为老生常谈的故事时,艺术想象力才能最为明显地表现出来。”^{[12]196}作家的想象力可以使他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而心游万仞。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新媒体钩织的浩繁生活现场往往缭乱了人们的视野,所以小说的艺术经验迸发就不仅是面对“已然”,更要面对“或然”。维克多·雨果在论《莎士比亚的天才》中强调:“想象就是深度,没有一种精神机能比想象更能深化自我,更能深入对象,”^{[13]86}这里指出了想象的两个维度——深化自我与深入对象。前者是对人的内在心灵世界的想象——也许是外在意象的突然刺激,也许是无意识的梦幻活动的直接显影,也许是情绪处于高峰状态的突发体验;后者是对科技的想象——我们对深不可测的海底世界、对浩淼的外太空、对消逝数亿年的物种等,都有着太多的不解,文学便可以浪漫生动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世界,作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让心与物存、神与物游。作家想象的科幻世界也许合情但不合理,但小说在此进行的毕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遨游之旅,是人类独有的精神经验的延伸。

对内在心灵世界的想象是文学的特异功能,它是作家对人心的窥测与探寻。人心是最难懂的,它复杂多义,它难以琢磨,更难以描摹。冰山理论也好,三重人格理论也好,不过是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思维的难解,人心的不确定和未可知正是它们的玄幻所在。作家进行的心理描写是对人物的心理状态、思维活动的描摹,这种写法可以和盘托出人物的所感所悟,让人物内心世界一无遮掩,读者可以透过文字看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跟他们一起嬉笑怒骂。心理描写是我们走向人物的重要通道,但新媒体的发达却使心理描写越来越淡化了。首先是连篇累牍的心理描写消失了,我们越来越难见到于连偷情时的内心斗争、“母亲”撒传单前对自己懦弱的自责、涓生对子君说与不说的两难、高加林对刘巧珍见或不见的利弊权衡,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偏重情节、匆匆赶路式的快速描写。的确,过于零散的阅读时间导致了读者欣赏的功利,谁会去用仅有的碎片时间沉溺于数千字的心理抒发而不去感受令人振奋的情节呢?另外,新媒体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拟态人的内心世界,以蒙太奇的剪辑表现人的思维活动,人的内心世界通过机械、光能、电子、数码等技术手段呈现出来。人物想到边塞,画面就是大漠孤烟;人物想到大海,画面就是椰子树和沙滩,而作者、读者(观众)又易于接受这种图像将内心、思维具象的表达方式,他们已经具备了读解片段而后生成意义的能力,认可了以“看”而非“读”的手段解读人心。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本就是文字的艺术,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心理描写的《家》,正如少了鸣凤临死前的内心独白,这部经典也就少

了很多味道。而今,作家对思维的虚构被具象,结果就是作家的想象能力由于遭受轻视而不断退化。

再看对科技的想象。表面上,对科技的想象弥补了现实生活经验的匮乏,但科技对想象的作用远不止于此。第一,科技的进步使人的想象不断变成现实,想象也就不再新奇。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我们从设想无实物货币支付到实现大部分无实物货币支付只用了不到5年时间,从PC互联、移动互联到大数据也不过20年时间。萨特曾说过,“想象活动是一种变幻莫测的活动,它是一种注定要造出人的思想对象的妖术,是要造出人所渴求的东西的;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人才可能得到这种东西”^[14]¹⁹²。可见人是先有渴求才有实践的,想象促成了现实,就会生成持续更新的想象,这样才会使写作充满生机。怎奈科技的冲击留给了想象一道窄门,我们对这个宇宙了解得越多,作家的想象力就会越少,二者是成反比的。第二,新媒体的多维空间可以具象作家的想象虚构,使以文字表达的想象失去了以往的灵气。媒介不发达的年代,读者可以满足于文字阅读带来的想象快感,新媒体的发达既丰富了文学的传播手段(纸质的、电子的、数码的),也影响了由图像具象限定的文化接受与理解方式,比如看《哈利波特》《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远没有看电影刺激。相对于新媒体图像的具象性、直观性,语言是抽象的新媒体很轻易地就能满足观众趋易避难的心理,对作者的想象经验形成挑战。“如果一个作家没有想象力那就惨了,你如果没有动力,你没有想象的空间,那么一个作家就是完全停留在一个通信记者这个视野之下了,走不了很远。想象力是伟大的艺术家必须具备的,想象力能支撑你艺术之路走多久,真实的故事只能给你灵感的火花,可想象力能让你飞得更远。我觉得一定要拥抱想象力,而且要使想象力的这种火种只要燃烧起来就不熄灭。”^[15]文学本身就具备实验和想象的因子,科技不是想象的对立面,而是促成其扩容的有机元素之一,经验作为“物质文化”能让作家舟行其中,而真正使文学斩获承蛭之巧、羽化为蝶的却是作家超出人间烟火之上的想象力。

新媒体提供的丰富资源超前于文学叙事,作家的人生经验、文学经验、审美经验在前者的裹挟下发生了诸多不可逆的转变。文化格局、写作策略、阅读方式的变化使多数作家显得招架有余而进攻无力,但这是文学前行的契机和动力而不是阻碍和包袱。人面对已知、面对未知的超越才是文学应有的担当。只有人对,这个世界才会对。

参考文献:

[1] 祁媛. 美丽的高楼[J]. 当代, 2015(4): 199-211.

- [2] 周宪. 视觉文化:从传统到现代[J]. 文学评论,2003(6):147-155.
- [3] 英伽登. 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M]. 陈燕谷,晓未,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 [4] 葛塞尔. 罗丹艺术论[M]. 沈琪,译.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 [5] 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M]. 曹卫东,付德根,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6]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范海燕,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 [7] 雷达. 文学与社会新闻的“纠缠”及开解[N]. 文艺报,2015-01-16(2).
- [8] 唐文标. 张爱玲资料大全集[M]. 台北:时报出版社,1984.
- [9] 王安忆. 写作就是在释放自己的经验[J]. 短篇小说:原创版. 2016(9):75-80.
- [10] 赫伯特·马尔库塞. 文化的肯定性质[G]//董学文,编. 现代美学新思维.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11]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12] 鲁道夫·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M]. 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
- [13] 雨果. 莎士比亚的天才[G]//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编.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14] 萨特. 想象心理学[M]. 褚朔维,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 [15] 迟子建. 文学的山河[J]. 人生十六七,2015(9):17.

(责任编辑:张秀宁)

New media and writers' life experience

LIU 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42, China)

Abstract: Writers' life experience can be divided into daily life experience, acquired indirect experience, and imaginary fictional experience. New media is characterized by a picture-text-sound integration of the technology, a rapid multi-dimensional radi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and open dynamics of the writing style. It has reorganized and differentiated writers' traditional experiencing patterns. As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writers' daily experience, new media has reduced writers' indirect experience, turning them from a "checker" to a "sharer" of experience; and it has concretized their fictional experience, thus inactivating their imagination.

Key words: new media; daily experience; indirect experience; fictional experience